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七
至九



| |
|-----|
| 13 |
| 849 |
| 134 |



門 3
849
13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奇較釋

將帥部 六十八

諫諍

古者百工庶士有獻藝傳言之典瞽史矇聵有賦詠
書箴之訓况乎處帥臣之重當注意之厚義均乎休
戚任兼乎藩輔者焉繇漢以來本兵柄者或內侍交
戟或外臨邦翰以至奉辭伐罪總衆啟行而能奮發

忠憫乃心王室援述利病箴諷遺闕乘間伏奏謇諤
而無隱奉章論事劇切以盡規用能感悟時主彌綸
政務救其失而反之正逆乎志而歸於道自非秉節
純亮立誠明允篤股肱同體之義礪王臣匪躬之操
亦疇能及是哉

漢樊噲從沛公入闕至咸陽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君之樊噲諫沛公不聽
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
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高帝十一年黥布反時
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

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

闕宮中小門也一日門屏

也音土合反

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帝流涕

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

已定又何憊也

憊力極也音滿拜反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

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
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趙充國為後將軍宣帝時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

快帝

所為行不可帝意

帝欲誅之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籥

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因是
得免

辛慶忌爲左將軍成帝時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
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帝曰誰也
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去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
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
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帝意解然後得免

後漢史弼爲北軍中候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
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
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
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其昭

公孝景皇帝驕孝梁王而二弟階寵終於悖慢卒致
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切聞渤海王悝憑至
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
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嘗所與群居皆有
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豢伍被之
變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
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寮使
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
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
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

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嘗而妄
 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惺竟坐逆謀貶為癯陶王
 陳龜為京兆尹桓帝時羗胡寇邊殺長吏駟略百姓
 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
 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
 庭魂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
 臣頑駑噐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
 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
 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

明下懼素殮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

堵塙

塙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

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

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

不圖及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

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羗較尉屯

金城烏桓較尉屯上谷之類

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

居人首繫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

哭空城埜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

歲并州水雨災螾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

更謂卒更錢也

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品

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

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古公亶父是為太王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

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太王遂策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邠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豈

復與金輦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則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體德行仁為漢賢

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灾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府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餘兩之効皆繇將帥不忠聚姦

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良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較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傳爨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張角爨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

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繇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
 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
 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
 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
 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閭弄權忠
 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甯益深
 耳市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
 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
 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

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

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

殛亦誅也

則善人思進姦

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

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斧鉞之戮陛下少用其

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

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燮言

識音志記也

得不加

罪竟亦不封

魏張遼為中堅將軍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
 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
 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

任備遂行也

蜀趙雲為翊軍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逆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

吳張昭為軍師大帝每田獵嘗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塹較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帝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而帝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諍嘗笑而不答

呂蒙為護軍大帝將欲北取徐州以廣其地蒙諫曰不可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二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今徐州將守惡足言也往必尅之然地勢陸通四面受敵今日得之明日還失舉全吳之衆未足守也

不如取關羽西據荊州則利盡長江此上流之勢於國之便十徐州也則重關西門國之固也帝甚然之與師遂擒關羽而平荊州如二文無事由莫不即駱統爲建忠郎將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封疆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嗣爲豐祚然財湏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繇民植德俟民茂義以民行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脊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

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繇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灾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且心若焚燎思尋所繇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充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割者則逆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搜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不

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夫亦多棄子天
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
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
滅疆場掌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
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
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
王重焉禍福繇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
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
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
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

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
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
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太帝感統
言深加意焉

陸遜爲上大將軍右都護並掌荊州及豫章五郡事
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
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甚可責然天
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
良能爲先自非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
力効此乃聖王志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捨陳平

之愆用其竒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大帝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遼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湏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

順逆湏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尅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帝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帝欲往征遼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寶可發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群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乎華夏

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定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虜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柰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耀將來帝用納焉陸抗爲鎮軍大將軍後主建衡二年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

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強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強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曩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戚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懼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

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於左時何定弄權闖官預政
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
攸箴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嘆息也春秋以
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繇斯者也小人不明
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
素篤而忠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
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
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
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
群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遷都護聞武昌左

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
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
司農樓玄散騎中掌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
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極或地
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
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
定大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
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剝棄之水濱懼非先王
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
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

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
內礪各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
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
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又
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羨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
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
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
穀使文武之才効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黜
陟以厲庶尹審刑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
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

兵黜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少衰而我已大病
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
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
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
阻兵無衆古之明鑑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
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鳳凰二年春就拜大司馬
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
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艦千里星奔電
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
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番

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嘗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蠻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資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監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後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嘗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

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

晉王坦之孝武康寧二年爲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違則盛德日新親仗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

致也伏惟陛下誕竒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廣方湏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琊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殂落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繇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

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戒懼日昃不倦况今艱難未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不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之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

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劔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劔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復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畧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西

二郡爲群僚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劔閣非我保醜類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烏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劔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

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
宋沈慶之爲太子步兵校尉文帝將北討慶之諫曰
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捨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
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
將六軍之盛不過徃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帝
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繇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
動虜所恃惟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汎舟北指則碣
礮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尅此二戍館穀吊民虎
牢維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
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

書江湛並在坐帝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
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
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繇濟帝大笑
南齊劉善明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上表
陳事曰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
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
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炤湛神
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開軒鯨鯢自翦垂
拱雲奕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
海籠苑高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

命宵臨皇歷正位宸居開辟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嘗勝者無憂嘗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詰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垂葉政多流苛億兆倒縣仰希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識曾闕埃露夙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輅言芻議伏待斧錢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恩者寡愚謂今于赦書宜令

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畧以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宜詔百司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繼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廉節應任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州險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

邊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湏之急討
伐之事謂宜且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帝
答曰省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規卿能
憲章先範纂錄情識忠款既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
無忘聽覽也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
學較制齊祀廣開賓館以接荒民帝又答曰具卿忠
謹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
政吾所宜勉更撰齊祀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勅公
卿宣陽門今勅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後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爾雖
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
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
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况我
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
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禽獸本非人
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蠱尾何關美惡唯宜勝
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策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螫賊豈
足肆天下之忿損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蚩鳥之
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

蚕攢窮誅不進馬足毛群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
窘迫長城孝文國富刑清事屈凌辱宣帝撫納安靜
胡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是兩京四主英
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
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籍五世之資承
六合之富驕心奢智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
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
之卒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及貳師入漠
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
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

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群
胡沸亂羗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闕山
淵及復黔首塗地逼迫奔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
不稍陳迨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強敵遂
連城覆沒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
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堠且
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宇宙勢壓河岳而
封豕殘魂未屠劔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
五載於斯昔歲蟻壤瘦食樊漢今茲虫毒浸淫未已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

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詔命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此策若行則爲百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加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耻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惜一使不反曾何慙耳且我以權取何嫌其耻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汾江大漠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粮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志而

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竒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旣慙懃臣之言和亦懽闕伏願察兩塗之利害簡二事之多少聖炤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藩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

後魏樓毅孝文時爲都督涼河二州鄯善鎮諸軍事鎮西將軍涼州刺史車駕南伐毅表諫曰伏承六軍

雲動問罪荆楊吊民淮表一同甌越但臣愚見切所未安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創生途索然兼徃歲弗稔民多饑饉二三之際嗟惋易興天道悠長宜養時晦願抑赫斯以待後日詔曰時不自來因人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守株之唱便可停也陽九利涉豈卿所知也

辛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彧討荊州雄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陣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

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掌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繇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瘁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動歷稔不決三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

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行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後周于翼爲大將軍先是與齊陳二境各脩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脩守禦翼諫曰宇文護專制之日興兵至雖不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糜散雖謂護無制勝之策亦繇敵人之有備故也且疆場

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戢戍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恐非蕩定之計帝納之

隋梁士彥仕周爲晉州刺史齊師來伐武帝救之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而諫曰今齊師既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郟國公進位上柱國

郭榮爲左侯衛大將軍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樊子蓋爲兵部尚書將兵大業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有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勲格人心

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來護兒爲右翊衛大將軍煬帝於鴈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大業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群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維揚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群醜上稟聖筭指日尅除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

護兒因不敢言

唐執失思力爲左領軍將軍貞觀五年十月太宗將
逐兔於後苑思力諫曰天授陛下爲華夷父母何得
自輕倘使萬一馬有顛蹶將若之何太宗顧而異之
又將逐鹿思力乃脫巾帶跪而固請太宗爲之止焉
李大亮爲梁州都督初頡利之敗也其酋豪首領至
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
相半唯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不至遣招慰之使者
相望于道大亮以爲于事無用徒費中國因上疏曰
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

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
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禮故春秋云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
臨宇宙深根固本八逸本強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
者拓跋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益也
然河西畔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
亂滅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
來始就農畝若卽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見請停招
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是以周室愛人攘狄
竟延七百齡秦王輕戰事胡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

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
臺追已不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
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
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
人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
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蓋行虛惠而收
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俘之江淮以變其
俗乃置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
計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首帥悉授大官
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匈奴

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於是言事者甚衆竟分其
部置三都督府

竇靜爲夏州都督時擒頡利處其部衆於河南靜以
爲不便上封事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獸窮則搏噬
群則聚麀不可以刑法繩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
不務耕桑徒損有爲之畔以資無知之虜得之則無
益於化失之則無損於時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
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
莫若因其敗亡之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
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

易爲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代爲藩臣此實長轡遠御之道於時務在懷輯雖未從之太宗嘉其忠謇答以優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憂矣

尉遲敬德爲鄜夏二州都督抗表乞骸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遠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總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宰卿爲左衛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

驪山軍還依舊致仕

郭子儀爲朔方等道節度時西蕃入寇詔子儀爲關內副元帥蕃軍退詔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代宗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諫官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雒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廻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嶠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與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

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
其後或處之而秦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
隋氏季末煬帝南還河雒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
亦先入關惟能剪滅奸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
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州鮮居東雒間者羯
胡構亂九服分離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
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
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
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
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掛虛名苟備征賦及驅以旆戰

百無一堪亦有前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
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
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
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雒都臣熟思其端未見
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
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
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
北自懷覃經於相土人烟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
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
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

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畧田野空虛恐糶食不充國用有關以臣所見深爲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於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况明明天子恭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堅刁易牙之權任遠瓊史黜之宜薄征弛力卹隱迨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解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益戢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

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維新庶政奉宗廟以脩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隳絕死無所恨代宗省表番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

肅臯爲西川節度使順宗即位王叔文等專政臯上表曰臣聞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永固無疆亟先儲貳臣伏聞聖躬以山陵未畢哀毀踰禮因乖攝衛至今未安若更憂勞萬幾伏恐旬月之間未得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實所倚賴伏望權令親監庶政事無大小一切諮稟候聖躬痊愈卽歸

春宮如此必冀聖體速就康寧庶政免令擁滯臣位
兼將相受恩最深今之所陳是臣職分特望陛下俯
從人望克崇萬代之業又上皇太子牋曰殿下體重
離之明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
安危係於殿下臯位崇將相志切公忠先聖察知早
蒙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爲將以上答眷私嘗思罄
竭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皇志存孝
理上追殷宗之德諒闇未嘗發言軍國萬機委於臣
佐所宜竭誠翊戴以致雍熙但託付未得其人處理
多虧公正今則群小得志隳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猶

情改朋黨交構熒惑聖朝樹置腹心逼於貴位潛結
左右難在蕭牆國賦散於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
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既行遷轉失序先朝屏黜賊犯
之類咸擢在省闈府署之間至今忠臣殞涕正士吞
聲遐邇痛之謂之不可將恐奸雄乘便因此謀動干
戈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王業伏以擢風沐雨經
營四方列聖兢兢年將二百將欲傳於萬代永保無
疆豈可一朝委任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三人小藝
之臣付以軍國重務恣其黷亂坐收傾危日夜憂危
不勝憤激捐軀報國今則其時特望殿下即日奏聞

斥逐群小天下事務出自殿下之心則四方獲安忠臣得以戮力臯受恩兩朝寄任崇重惟知竭節以效懇誠伏惟殿下掃除之臯自以大臣得議國家事且怨叔文不與三川恃處斗絕一方度叔文不能搖動又乘其與常執誼間隙故極言中外人情尋裴均嚴綬表牋繼至悉與臯同詞忠正之徒皆倚賴以爲援而邪黨震懼

裴度爲河東節度使會幽州朱克融鎮州王廷湊作亂詔度克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欵時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爲宰相與知樞密魏弘簡爲刎頸之交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已上度方用兵山東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爲稹輩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寵熒惑上聽度在軍上䟽論之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旣遇聖主輒爲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群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於頌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朝廷何者爲行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鬪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

小禁關患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善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無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比者猶畏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克徒擾攘宸衷憂軫此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恣行欺罔于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計於

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知佞倖亦無仇嫌只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遂便討賊姦臣之黨尤加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一二簡較同詞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荊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

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以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掌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處兼總將相豈宜坐觀凶邪有暄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倘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

孔明照臣肝血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罷元稹內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閣詣延英門者日有二三帝知其諫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跪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詔度自太原繇京師赴維及元稹爲相請帝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先叙克融

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
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帝
爲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初人
以度無左右之助爲姦邪排擯雖度勲德恐不足感
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之切揚於殿庭在位者
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流涕者

梁韓建唐末爲鎮國軍節度使昭宗乾寧中通王滋
請故宰臣孔緯宅爲營建奏曰孔緯以直道爲宰相
今其身歿未久朝廷撫凌統之孤祭蕭何之墓奈何
奪其故居使其妻子奉几筵無所非君臣始終之道

也帝從之

後唐蓋寓初爲武皇后右都押牙領容管經略使武
皇平王行瑜旋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請入覲
且云天顏咫尺安得不行覲禮武皇意未決寓白曰
車駕自石門還京寢未安席比爲行瑜驚駭乘輿今
京師未寧奸覓流議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宸情
君臣始終不在朝覲但歸藩守姑務勤王是忠臣之
道也武皇笑曰蓋寓尚阻吾入覲况天下人哉即日
班師

符存審爲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橫海軍節度使

莊宗勇於征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
 俟其入必叩馬泣諫曰王將復唐宗宜為天下自愛
 舉旗挑戰一劔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於臣古人不
 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即時回
 駕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九

退讓

書曰謙受益傳曰上讓下兢蓋先王之重知退而貴
 崇讓也其德之盛歟乃有掌握兵要典司戎重膺元
 帥之寄受注意之任寵名斯集爵賞既渥而能達倚

伏之理節過亢之分深畏盛滿推避榮數稱引俊傑
 罄盡忠亮乃至求解祿秩願就休致懇辭政柄思去
 權位靡矜勲績不受封邑精意懇到孤風聳激老子
 曰知止不殆易曰卑而不可踰皆是之謂也故歷代
 之為將者能以功名始終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何莫
 繇斯道也已

漢張安世宣帝初為車騎將軍光祿勳時大將軍霍
 光薨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安世與大將軍定策
 天下受其福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帝亦欲用之安
 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安

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

事未施行而遽言誠自之故曰為先事也

諒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裹以全老

臣之命

財與裁同

帝笑曰君言太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

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

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初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安
 世兄掖庭令賀侍養拊循恩甚密焉及帝即位而賀
 已死帝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
 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兒彭祖
 祖又小與帝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稍減至三十帝曰吾自

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不敢復言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䟽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言意所不及者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印以問君故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殮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後漢馬武初為更始振武將軍後降光武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

李通為前將軍以天下畧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群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

丁綝字幼春潁川定陵人光武因畧地潁陽以為偏將軍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

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緄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堯堉之地今緄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

朱祐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中封鬲侯邑七千三百戶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不許竇憲和帝時爲車騎將軍與比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三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

馮緄桓帝時爲車騎將軍擊武陵蠻夷荊州平定詔賜錢十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

吳張昭大帝時爲綏遠將軍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是儀爲裨將軍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

嚴峻爲騎都尉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峻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殃咎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大帝乃聽焉嘉其能以實讓
晉賈充爲車騎將軍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武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

魯芝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武帝於是徵為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問施行焉

羊祜泰始初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後加車騎將軍開府知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掌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

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適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

光祿大夫李憲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
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喬清亮簡素立身
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內外之寵不異
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
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
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
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其後詔以秦
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祐
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祐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
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

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祐每被登進嘗守冲退至心
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
瞻縉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祐以東
南之任故寢之

杜預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平吳後還
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
劉弘惠帝時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以平張
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辭許之
王導懷帝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元
帝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苟文若功臣之最也封

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
方物得不局迹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
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
混雜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創
亂源饗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
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勲
高孤所深倚誠宜表章殊禮而更約已冲心進思盡
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
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導後又
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

散騎嘗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
刺史如故導以王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
劉琨愍帝時爲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帝遣大鴻
臚趙蕪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
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尅期與猗盧討劉聰
王敦元帝建武初爲征南大將軍中興建拜侍中大
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魯爲魯所殺敦
自貶免侍中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
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
清虛玄默擬迹成康賈誼嘆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

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徃毆匹磾
遣使求効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斬明等
爲國雪耻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
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
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
實繇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
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
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寇賊未殄苟以濟事朝廷
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
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願望

流俗使奸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讒諛蜂起臣
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
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廝
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
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
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
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
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群小覬
覷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
紀瞻爲領軍王敦之逆元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

朕卧護六軍賊平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
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
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掌
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
陶侃鎮武昌元帝以侃破新野平襄陽功拜大將軍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
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
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敢與朝廷作異臣嘗
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
臣仗國威靈梟雄斬勦則又何以加成帝咸和七年

侃疾篤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
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
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啓足當復何限但以
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懣無寧
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
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
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脩遷改之事刻以來秋
奉迎窀穸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縣篤
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小
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毋丘奧

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之
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
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
縱英竒日新方事之殷常賴群儁司徒導鑒識經遠
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
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咨敷
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
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
傅蔡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
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舡明日薨于

樊谿時年七十有六

郗鑒爲司空鎮京口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
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
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
嘆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
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
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
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
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
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

此渡必啓寇心太宰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
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受養
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
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元帝
以蔡謨爲鑒軍司

應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時以王
敦作逆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成威將軍趙
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
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
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

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
廁被練列勤司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元帝不許
庾亮爲左衛將軍時王敦舉兵亮與諸將拒錢鳳及
沈充之走吳興也元帝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
追乞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
固讓不受後亮鎮蕪湖時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
亮表求親征於是以前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
毛寶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討之亮還蕪湖
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
情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

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溫嶠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先是王導與嶠皆受元帝顧命及平蘇峻後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毛穆之穆帝時爲右將軍宣城内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郝愔簡文初爲輔國將軍會稽内史時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内史及簡文踐祚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致獎殷勤固辭不起謝玄孝武時爲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掌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

鳴鏞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爲軍鋒繇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異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繇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霧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異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已形于文旨達於聖聽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繼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毒兼纏痛百嘗情臣不勝禍

酷暴集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回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蹙境爲耻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孰循嘗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鳴於所司木石猶感而况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衆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衆緩懷善撫

兼若自療莫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
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憊憊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
長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內外天隔
永不復接寧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
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
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
仁拯將絕之氣特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蓋醫
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脩短命
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楨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
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

又使還京口瘵疾玄奉詔便還病又不差又上疏曰
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唯臣一已孑然獨存在生荼
酷無如臣此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
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
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
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
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
散騎嘗侍左將軍會稽內史
桓豁爲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州軍事太元初遷征西
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

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雖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於宗極故宜明揚側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冲天之舉涓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籍門寵遂叨非擬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蒞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廻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華望臣知所免竟不許

宋劉敬宣初自晉安帝元興中為輔國將軍既破桓

歆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雖

耻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

遺遂復僴俛即目所忝已為優渥且盤龍劉毅小字無忌

何無忌也猶未遇寵賢如二弟位任尚早一朝先之必貽

朝野之責不許

王弘太祖即位初以佐命功遷衛將軍初少帝景平

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

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弘上表固

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天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

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

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今天啟其心豫定大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脩小節但功勤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參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唯塵盛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惟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疚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

沈慶之孝武初以討魯爽功進號鎮北大將軍後遷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帝嘉其意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帝不許表疏數十上又面陳口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爲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涕泣帝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人慶之於是又申前命復固辭

南齊劉善明齊臺初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日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

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耶善明曰我本無宦情既逢
知己所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廷濟
濟鄙懷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

劉策珍宋明帝太始初爲寧朔將軍遣王敬則破殷
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等處懷珍乘勝逐北頓壽
春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騎較尉將軍如
故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後仕齊太祖爲左衛將
軍散騎常侍魏軍寇淮肥以本官加平西將軍屯淠
湖爲壽春勢援軍退懷珍既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閒
官轉光祿大夫常侍如故

周盤龍爲持節都督兗州浚淮諸軍事以擊虜無功
白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
才弱不可鎮邈求解職見許

王奐太祖建元初爲征虜將軍南都內史領南蠻較
尉上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
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循務本府舊州日
就殷阜昔游西土較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瘡毀
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
偏較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獎且資力既
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

以爲國計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較尉官進號前將軍

破虜休烈之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

王國珍爲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國珍又固讓高祖勅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緝穀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尋詔徵爲護軍將軍

夏侯詳初仕齊爲中領軍從高祖舉義師時高祖弟

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齊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帝以天監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較尉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

劉之亨大通六年出師南鄭之亨摠督衆軍杖節西上而致尅後後封臨江子固辭不拜初之亨之立功也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爲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爲文吏所詆宦者張增胤曰外聞論

冊府元龜 退讓 卷之四百八
者切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

退讓第二

後魏陸麗為南都尚書文成興安初封平原王頻讓
不聽乃啓以讓父文成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二王
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侯為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

大將軍賜妻妃號麗以荷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

王肅爲豫州刺史以破齊將裴叔業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辭不許劉杲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杲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

于忠宣武時爲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厚于誕宣武未伐蜀以誕爲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

楊津爲衛將軍孝莊永安初詔津爲荊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

楊偁爲右將軍孝莊徙御河北偁固求陪從至建州叙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偁河梁之誠特加四階偁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爾朱兆榮之從子節閔帝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

冊元龜 卷之四百九
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

北齊斛律羨後主武平初爲驃騎大將軍兄子武都爲
兖州刺史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稱雖極榮寵不自
矜尚至是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乃上書推讓乞解
所職優詔不許

後周泉企初仕後魏以功累遷爲車騎大將軍西魏
文帝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
上雒郡公增邑通前一千戶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
憂見顏色至是頻讓文帝手詔不許

王思政爲都督荊州刺史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思

政率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景送款於梁思政
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
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
廻授思政並讓不受

于謹爲柱國大將軍開府自以久當權望隆位重功
名既立願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
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
不受

達奚武受驃騎大將軍累立大功朝議初欲以爲柱
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

以大將軍出鎮玉壁

王欽若等曰元子孝後魏宗族義陽王為柱國大將軍

竇熾為柱國大將軍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為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明帝不許

隋李穆初仕周為武衛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為儀同二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為佐命功臣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增邑三千戶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為計邊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

元孝矩為壽州總管屯兵於江上後數歲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從涇部養德卧治也

梁睿開皇初為益州總管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向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高祖為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此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世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

令狐熙爲桂州總管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
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
冀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
未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宿患消渴比更
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
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高祖優詔不許
賜以醫藥

唐張貴高宗永徽中爲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
辭事授鎮軍大將軍

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

節度行營事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上表陳乞曰臣自
去月十七日舊疾發動有加無瘳至今月五日臣自
量氣力恐至不起謹忍死口占陳露上聞臣受國重
任荷國厚恩自陛下臨御已來方隅多故加以疾病
不任扶持竟未獲趨拜闕庭瞻奉宸極忽此危亟氣
候奄然將冥沒聖代長辭白日撫心內痛割切五情
且烏之死其聲尤哀况臣繫心聖朝結戀慈母倚枕
西向覲謁永遙所以循環晷刻心腸斷絕臣以素無
成效累加封邑每經陳讓不蒙允許今臣將死覲冒
猶存若使無功之子嗣守素封臣趨下泉亦不瞑目

退讓二
况生人凋弊國用不充軍興所須實資錢穀謹上前
後所賜實封二千戶請歸之存司庶禪萬一蓋臣宿
素必守之誠伏惟聖慈特賜臨炤行營兵馬使已下
至將士及資糧營田所繇等並令恭守所職伏聽進
止仰天瀝懇誠切氣微俛首嗚咽申吐不盡不勝哀
迫痛戀之至手詔答曰爵土之封以酬勲德故受之
日適當其分使賞在必行而得之者不讓其餘使人
有可繼國之彞憲在乎至公往者寇逆亂寧京闕失
守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西山南
東道諸節度行營事上柱國臨淮郡王光弼首奉師

律翊佐先朝克殄氛祲底寧宗社自朕纘承丕緒又
置大功扶顛屢危勤恤于外可謂忠存王室道濟生
人則食邑所加抑惟葺典小因疾故遽有懇詞不伐
茂勲請歸實食覽其章奏增用惘然且福壽之理期
於勿藥并賦之錫傳於無窮豈宜暫以微瘵便思獨
善將使在其下者何顏受封用阻深誠蓋存大體然
謙撝有素志義可嘉足以激厲名節光昭退讓宣示
中外咸使聞知

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廣德二年九月加太尉
子儀抗表陳讓太尉不許子儀又上言曰伏以太尉

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今日開府敬令琬至
伏奉墨詔不蒙允許仰觀聖旨惶駭失圖臣疇昔之
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繇衷事非矯
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兵亂以來紀綱寢壞時多躁
競俗少蕪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
可殫論臣每見其人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樂廬爲汰不敢遣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
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
興行繇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真王參啓沃之
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

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
苟西戎即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
蹤范蠡繼跡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伏願察臣愚
款炤臣血誠遠降德音俯停新命上以廣聖明德讓
之美下以免微臣無極之灾畢力捐軀萬死無恨代
宗手詔不允子儀又上表曰累上封章固辭新命未
蒙亮察猥見褒崇應繇臣性分愚魯言辭蹇訥不足
以遠廻天聽上感宸衷伏念兢惶心魂若失臣備位
將相于今十年嘗願竭力奉公以身格物弘簡退之
化移躁競之風不使食浮於人賞僭於德區區之志

實在於斯今臣受命徂征不越畿甸顧惟勤效尚未
裊夷論功則毫髮未聞議論則丘山已重而舊官秩
外更授崇班忝曰秉鈞將何率下實恐浮薄之輩從
茲寢甚禮讓之道不復興行在臣微軀胡顏自處臣
歷觀古今備見否臧貴而能降者盡獲保全進而忘
退者卒遇傾覆臣深知此理安敢貪榮所以抵冒威
嚴昧死陳讓陛下雲雨之施既以光寵其始亭育之
恩豈不保持其末所冀免臣橫死錫臣餘年碎首爲
請期於必遂手詔答依十二月乙丑加子儀爲尚書
令庚寅子儀上表陳讓曰伏奉廣德二年十二月三

日制加臣尚書令餘並如故受恩逾量魂守飛越臣
聞王政之本繫於中臺天下所宗謂之會府大錄其
事自古攸難宣五常之教儀刑百辟揆六聯之務阜
成兆人非才則闕不可濫處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逾
時擾攘猥蒙驅策內參朝政外總兵權上不能翼戴
三光下不能糾逃群慝功微賞厚任重恩深覆餗之
憂實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殊私曲
臨遂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
歷旬時復延寵命以臣褊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南
宮當茲大任况太宗昔居藩邸嘗踐此官累聖相承

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伐
平定關東飲至策勳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亂大倫
德薄位尊難逃天下之責負乘致寇將速神明之誅
伏乞天慈俯停新命非唯名器無假實冀骸骨獲全
在於微誠皇穹所鑒手詔答不允尋戊辰詔子儀於
尚書省視事又上表曰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
爲之臣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不垂亮察務
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
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
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

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况久經兵亂
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色清濁不分
爛羊之誣復生聖代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
猶存未敢輕議今元兇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
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於老臣
化及班列豈可輕爲此舉以亂國章夫國章亂於上
則庶政隳於下海內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
而無患哉陛下苟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
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
叙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之

所切實在於此詔答曰所讓者依宣示中外編諸史冊又以子儀男晞兼御史大夫嘉其父讓也

杜鴻漸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山劔副元帥大曆三年八月又兼東都留守餘如故鴻漸以病陳乞竟不行四年二月表讓山劔副元帥許之

王縉爲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淮西淮南江南山南諸道節度行營使兼太原河東節度使北郡留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齊國公大曆四年六月抗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許之

李抱玉爲鳳翔節度使時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

下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路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改山南西道節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帝嘉其謙讓許之大曆六年抱玉又抗表讓山南西道副元帥及山南節度等使表曰臣志誠有涯寄任過分堂懼覆敗自貽譴責且授其旄節扞彼蕃戎所掌之兵須自訓練如臂使指若縑在綱則人有固心前無疆敵今以臣守在西鄙兼統漢中撫循實難威令不及况

冊元龜 退讓二
自壠坻達於扶文綿亘邊陲二千餘里雖山谷險阻
足爲藩蔽其中賊路不一皆要防虞加之夷狄無厭
憑陵滋甚去年既侵右地復擾西山倘至前秋兩道
俱下臣若固其汧隴則不救梁岷若進兵扶文恐患
逼關輔首尾不應進退無從伏惟陛下居安慮危圖
難於易其前件使及梁州刺史伏請別擇能者悉以
委之令臣西備隴關竭其誠節國家大計敢不上陳
手詔答曰卿位重台衡勲崇師律爰加倚任兼總漢
中庶展謀猷遠寧郡邑而卿情殷退讓辭統巴岷志
戀闕庭兼鎮河隴高謝玉宇務更分憂言念至忠益

堅大節永懷誠願深用慨然覽卿表章曲遂來請
范希朝建中年爲邠州刺史韓遊瓌自奉天歸邠州
以希朝得衆忌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趨召至
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遊瓌歿邠軍諸將列名上請
希朝爲節度德宗將許之希朝讓於張獻甫曰臣始
偏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
以獻甫統邠寧數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
李勉德宗時爲汴滑宋亳等都統興元初詔勉頗有
陳讓懇請休閒其汴滑宋亳等都統永平汴滑陳鄭
等節度宜並依簡較司徒平章事如故

李光德宗時爲河陽節度興元元年光以疾固讓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厭兵革然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鋌銛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祿吾所不敢也吾既疾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識者以爲知言

馬燧爲河東節度興元元年加晉慈隰節度初王武俊自魏州還兵雖去僞號而攻逼趙州觀察使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德宗用燧計欲令與昭義軍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而改授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

日知未授命而三州已降燧則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乃復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有功者踵以爲韋帝嘉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至藉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

王武俊興元初爲成德軍節度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表讓幽州盧龍一節度帝許之李自良爲河東軍大將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爲軍帥物議多之

張茂昭爲義武軍節度使貞元二十年十月來朝明

年德宗晏駕順宗聽政加平章事合還鎮錫以女樂
 二人及門不使下車三表辭讓帝未之許茂昭言於
 中使曰二女樂咸自宮禁非臣下所宜目觀昔汾陽
 儀子西平李晟北平馬咸寧城潭膺此賞不讓為宜茂昭自
 省無功勞至如入覲乃臣下嘗禮奈何受此寵錫以
 啓俸門後有功高之臣則何以加賞帝聞之曰將來
 之楷式也乃許之又所賜安仁里第三讓竟不受

韓公武弘之子以討淮西功為鄆州節度元和十四
 年弘自汴州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大金吾將軍
 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克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

瞻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之任家門之盛懼不
 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甚恭遜不以富貴
 自處

李光顏穆宗時詔兼橫海軍節度長慶二年三月光
 顏表讓節度并封其官詔以進且言已發東光縣欲
 還陳許從之

李夷簡為淮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
 之許夷簡堅請凡四表乃以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仍
 許分司東都蓋遂其志

李固言文宗時為簡較吏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

充西川節度使累讓門下侍郎詔除簡較左僕射平章事

李石爲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平章事兼江陵尹開成三年九月加簡較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餘如故以石三上表讓中書侍郎故也

梁張佶唐末爲潭州行軍司馬時劉建峯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統步騎討之期歲未剋而建峯爲其下所殺州既亂隣寇且至時佶爲行軍司馬潭人謀其帥曰張行軍卽所奉也衆以柄屬之佶不得已視事擒戮亂首部分軍政旬月間威世大振寇

亦解去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况朝廷重藩非其人不可濫取因以牘召殷殷亦不疑稟命馳入壁佶受拜謁禮畢命升階告以大計議未決佶趨下率衆拊賀乃讓殷爲帥自請代赴師以圖攻邵邵既潰振旅而入復爲行軍司馬垂二十年殷果立大勳後唐郭崇韜爲侍中樞密使兼領鎮州莊宗謂之曰吾欲移卿兼領汴州授總管鎮陽節制總管則明宗也與李紹斌爲聲援庶濟軍機崇韜曰計無便於此者因曰臣內權機務外預平章日侍天顏手持國柄各位亦已極矣恩寵亦已加矣如此富貴何假遙領

潘方臣中夜思忖歷數創業功臣有隨陛下出生入死接鋒冒刃而經百餘戰者今位不過典方州恩不過功臣名號臣惟涯分徒以指蹤畫策仰贊睿謨餘無汗馬之勞今日窮榮極盛陛下雖私臣恩舊然萬手所指臣何自安臣每歷懇披陳聖旨未廻臨炤今陛下議安邊事委任勲賢獲臣初心不勝大願其汴州節制乞陛下擇親王鎮撫臣晝夜思之汴州關東之會府當天下之要衝地富人繁國之根本除命親賢勲德不可輕授於人縱臣領之臣又不歸治所令人攝職何異空城臣與國之情議須及此乞不以臣

爲慮別憚聖懷取臣芻議爲便帝曰卿言忠蓋予忍奪卿土宇乎翼日上章辭節鎮批答云豈可朕居億兆之尊俾卿無尺寸之地卿雖堅讓朕意何安崇韜再表懇瀝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嘗處重難或遲疑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於贊朕丕基登茲大寶衆興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汶陽與師入不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唯合意迨中都嘯聚群黨窺凌朕決議平妖蕪收浚水雖云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諧

沈筭斯即何須冒刃始顯殊庸况嘗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衆共定群心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倫沃朕之心非虛渥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退辭始納嘗陽請歸上將又稱梁苑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旣覽堅辭難阻來表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

晉安彥威高祖即位授北京留守太原尹就加使相彥威以位望漸隆心不自安繼上表以眼疾乞從休致不允乃請赴闕自陳詞理激切朝廷惜而縻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鎮宋城後彥威授鎮軍大將

軍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竭家財駝馬戎器以進乞從歸退累批不允以疾還雒陽卒於家

高從誨少帝時爲荆南節度使從誨累表陳讓新命時朝廷遣內班劉從貞傳宣不令表辭從貞馳奏云臣到荊州南具傳聖旨從誨云臣有志不願官崇所奏非矯飾也今再差人固讓必望寢停縱降使臣不敢迎受蓋從誨以術者言數運有灾宜避其尊寵故也

周高行周太祖時爲鄆州節度使以降詔不呼名上章讓曰陛下每降詔書過踰掌制耳聞宣讀心不遑

安詔書呼名人臣掌分乞不踰聖制者太祖初踐祚
志懷謙抑藩岳元老多不呼名與行周詔卽呼齊王
故有是奏

